二林居集

二林居集卷十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敬[illegible]羅[illegible]先生敘

子讀詩至小宛之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作而歎曰大哉敬乎古之人所以修之于身而成教于家者其在茲乎故其首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以言乎子道也其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以言乎父道也而其卒章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蓋出入起居無所不用其敬也且夫天之與人至備也物有其官官有其則于是乎有五常推而行之而有五達道古之人誠知天

之不假易也是以夙夜祗懼以基命不以造次顛沛而有離怠夫然後百體效職而閨門順序用能保其先人之慶而利賴其子孫人道之隆未有不由此者也及其衰也士大夫取自適已而已敗度敗禮其行與天闊絶不相屬遂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遂不能型其家以至父子兄弟之間嚚然不靖而人道或從此替矣聖人憂焉于是乎述孝經陳曲禮納斯人于中正之矩至宋子朱子復推本二書之意著小學一書以養其蒙以厚其基本而拳拳然總以敬身爲之繇以爲不由是則人道將無以崇著于天下也雖然習其書者葢衆矣其能以是修之身敎之家者未嫩數見也而瑞金羅先生獨以小學成敎于家葢自先生之父則然矣烏呼其殆有合

于小宛詩人之志哉先生之子有高服先生之教志古人之道嘗與予定交于京師及予既南還具述先生行實以書來告曰家君子今年七十一矣將徧乞言于當世賢者子其可以無言予讀有高所述則知先生服小學至孰竊嘗有窺于天人相與之幾因以發明古人事天之義且以識先生所以自求多福者正未窮已遂書其說以質于先生先生名讓字敬上自號曰敬亭蓋先生之志也

壽吳丈改堂序

吳丈改堂少以文章自豪應科舉屢擯于有司氣益盛今者年已七十矣每接人言論風發神色軒舉不知其老之將至也今年春丈與予邂逅紫陽書院始與予定交予時時爲丈

道出世法會丈將就省試聞予言過而存之然亦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及秋報罷丈過予居予與丈道出世法如初翼日當丈初度之辰予未及知也頃之往詣丈丈語予曰日者別予而歸淡夜獨坐尋思予言而益知予言之然也吾非徒然予言又反而自求焉而知予言之無不然也吾所樂聞者予言也予盍文其言以壽我乎予應曰諾既而思之予之所欲言者予既以言之丈之所欲予言者丈又已習聞之予將何以壽丈哉丈亦反而自求焉其可矣

壽晚含山人敘

予與瑞金羅臺山交因以知漸城魯絜非絜非者臺山好友也已而絜非以臺山故交于予既去數以書來且寄甯先生

晚含山人所為自敘文而徵予言以為壽予讀其文質而和婉而理蓋山人之善自狀也山人既自敘已又戒其子以為近世人子推崇其親往往好為夸大之詞以自震暴是誣其親也是以其親為不知誰何之人也夫山人不欲人子之夸大其親其于天下之為人友而為其友頌其親者其立言之義可知也然則予其敢以巵言進山人也然則予將質敘予之所以交絜非者以請于山人其可也絜非好古文予亦好古文予初未見絜非讀其文因而識之者久矣然絜非之治古文也專且勤而予則一出焉一入焉游焉而已矣顧嘗讀陽明王先生之書而有感焉東廓鄒子之謁王先生于虔臺也將求先生文以褒其父先生顧日夕與之論學而鄒子遂

契中庸慎獨之恉予自年二十餘卽有志于先生之學于今已數年尚冥冥然未有所發明未嘗不慨然恨不生先生之時與鄒子之徒執侍先生左右以漸共進乎斯道也先生不可作矣幸而世之志先生之學者亦閒有其人而予輒得引之以自助若臺山其一也臺山嘗道絜非好鄒子書有志王先生之學予因是翕嚮之及旣遇絜非顧數與予言古文而于先生之學未之及也旣別與予書乃始與予商略身心之事予乃以予所嘗志于王先生者復之蓋予昔之所以嚮絜非者固有在矣吾友又有汪大紳者于王先生之學有聞焉絜非亦心慕之而未之見也然予之復于絜非者固大紳之所學于王先生者而予嘗得竊聞之者也絜非以予言進于

山人山人其有以詔予矣。

壽吳翁君信敘

吳俗好奢而饗宴尤甚饗宴之設自娶妻嫁女生子以及賓祭之事苟可以用其財者無不用而慶生日者爲尤甚夫饗宴而止于費財猶可也饗宴而至身踐于不仁不可也一筵之餕而費羣生之命大生小生屠腸刳腦不知其幾千百具也一箸之甘而費割烹調和之心羣生之含冤負毒不知其幾千百轉也若是而猶侈之以爲樂得不謂之不仁乎哉吾嘗聞君子絜矩之說矣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夫慶

生日者謂生之可憂也憂已之生而不知物之各憂其生而戕物之生是辟也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已也爲子者不知此義而致之于親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也可乎哉予年二十餘始持不殺戒已而斷肉食者數年矣竊以爲仁人心也人之道當如是也每見戚友之家饗宴之侈輒爲蹙然不安于心思有以易之未能也吳翁君信今年五十以仲冬二十三日爲初度之辰令子崧蕃先來告予曰吾父不欲其子效世俗之爲也將以饗宴之資均施之濟鄉鄰之飢者以粟予寒者以衣贖諸魚鳥而放之及期但供佛飯僧轉經禮懺而已予以爲何若予曰善哉此所謂仁也是眞能慶親之生者也惟翁既能以君子之道自待而崧蕃遂能以君子之道待

其親集善而止惡反薄而歸醇將于是乎在雖施之天下可
也奚獨吾吳哉顧翁與菘藩益自信而力行之無怠無怠翁
故以賈起家然好讀書尤好讀朱子綱目孰復于古今治亂
之故予嘗論上下數千年兩言以蔽之曰好生者必昌好殺
者必亾而已推好殺之心苟快于已而又何知焉其究也天
殃之眾共棄之推好生之心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若負芒而
蹈棘也其究也天祐之眾共歸之其子家也何獨不然予嘗
舉近取會祝鄉之孤嫠不能自活者歲周之翁屬菘藩捐千
金為助即其生平可知矣其不為天之祐而可為則于眾乎
或曰好生之說信然矣供佛飯僧轉經禮懺何為者予曰佛
也者覺也覺也者謂能徹證乎生之原也生之原則無生之

謂也無生也故無不生夫紹佛種者僧也傳佛心者經也以世閒功德回向菩提歸命三寶辠無不除福無不至則禮懺之恉也夫何疑哉予于翁之好生而卜其家之日昌也又欲以崧蕃之所以慶翁者爲吳人式也因爲文以敘之

壽吳翁君信第二敘

吳翁君信予爲文以壽之矣道翁之善又言令子崧蕃能推翁之善慶翁之生有以超乎世俗之爲人子者也已而崧蕃復告予曰子之文吾將箧而藏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彼其炫已之長暴人之短也是吾父之所甚懼也且今之所謂善特涓涓乎爾吾父之志將不止于是閱十年而益之又閱十年而又益之若川之盈科而進也若江湖之湯湯而達于歸墟

也夫而後以子之文播之其可也乃今者其不可以遽也願子之更爲之也于應之曰善也者天下之所同也非已之所得私也無善而操之與有善而匿之皆私也君子樂道人之善道其善也非道其人也道天下之善也非道其人之善也何怍之有雖然翁不以今之善爲可備而思以永之于無窮是將永已之壽于無窮也子欲永翁之善于無窮是將永翁之壽于無窮也無已卽子之言而引申其志可乎善無窮要于不已云爾壽無窮反于無極云爾下善彊善彊者二之中善勤善勤者執之上善純善純也者不已之謂也是故下壽壽形形數生數滅者也中壽壽想想有生有滅者也上壽壽神神不生不滅者也善至聖而純故惟聖人爲能窮神也窮

神者窮無窮者也窮無窮故壽無極彊善之善下壽歸之勤善之善中壽歸之純善之善上壽歸之善其因也壽其果也未有欲壽而不由善者今翁之志其不以彊善自畫也審矣由彊以進于勤由勤以進于純其未可量也吾又焉能測其壽之所極哉斯理也其以播之吳人傳之四方奚不可也復書以敘之

壽章母沈孺人敘

吾友章君光重沈文慤公之外孫也母孺人早歲而寡食貧撫一遺腹子三十餘年迄于今孫且長矣予聞吾友述孺人行事不覺肅然心動也其言曰孺人性純孝事母俞夫人至篤先府君贅于沈孺人時時往覲舅姑舅姑謂之曰吾有媳

三人而汝母止一女可留事汝母無以我為念故孺人得長事俞夫人文懿公有遠行孺人奉母居二十餘年溫溫若處子俞夫人年老治家勤孺人每候俞夫人既寢秉燭操作或勸以少休孺人曰且或偶怠之且復勞我老人也俞夫人自奉薄晚而長齋孺人自治果蓏嘉蔬進之必曰此某人餽者然後食之孺人每痛先府君早世文懿公又遠離輒屏居下涕淚見俞夫人則歡笑如常及俞夫人病吾舅從文懿公于京師獨孺人在側旦夕不離牀蓐及卒煢煢悲號一鐙熒然相顧無人色比終喪夢寐中時復呼母不置也其事舅姑之日淺然其居喪也如喪母然為人善退安淡靜耐艱苦至老如一日吾友所述如此今年孺人年七十吾友告予曰欲得

子文以壽吾母余瀕而思之曰吾安能壽孺人哉孺人蓋有以自壽矣孺人之所以自壽者孝而已矣試推言之聖人孝乎天其壽以天爲量聖人肖天也天孝乎太極其壽以太極爲量天肖太極也至于太極壽斯無量矣極于無量者孝也孝之德本無量者也孺人既有以自壽壽襯以無量者又人子之心也故敘吾友之所述以爲孺人壽者如此

題引

忠義編題辭

天有正氣奮爲風霆風霆至敎品物流形人有赤心發爲忠義非古非今塞乎天地猗惟漢壽虎視三分嚇魏若鼠叱孫如鼷炎精失光麥城喋血一日之死千秋之烈玉泉含宅鹽

泄攘妖或屈或伸大用方昭匹馬横行入儒入佛轉眼無蹤了然超越自朱而降位號日隆倆王倆帝電光閃空不舍衆生由斯宏願如響在山如春在林誰尋遺迹白日照臨凡百君子愼爾影衾

募修城東皇學橋南北塘路引

城東之水自葑至婁當南北舟楫之衝其塘岸可數里挽舟人及負販者往來不絕歲久岸圮道不治每時雨泥濘深夜月黑行者多顛仆鄉之人謀築而新之改土爲石並治新街爲長久計而屬予引其端冀遠近諸長者樂得而助之也予斂手而偁曰善哉善哉此仁人之用心也夫仁不仁之分視乎利已與利人而已矣求利人者不知有已也求利已者不

知有人也不知有人者彼將外人以為己也外人以為己是舍大而取小也舍大而取小不利孰甚焉求利人者不知有己也不知有己者彼將合人以為己也合人以為己是化小而為大也化小而為大利孰甚焉是故仁者之利人也如足之步目如手之護頭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謂有利于目而不利于足者乎謂有利于頭而不利于手者乎無有也何也一體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之謂也諦夫子之言者多矣予將于是舉觀諸長者之用心焉為之說如此

募修瓦屑涇永福橋及隄工引

葑門外東南一里許有邨曰蕩裏邨有水貫之曰瓦屑涇跨涇之北有橋曰永福橋民之居于是邨者五百家出入必由

焉子友閔子佩芳平生樂善一日以事至郵見其橋且圮橋北有隄卑而隱不足以禦水漲時行者甚艱居人屢謀修築以乏財輒中輟閔子慨然歸而謀諸錢子竩山鄒子蕃侯二人者皆欣然願爲之倡已而過予以告且邀予往視之曰願有引也復言市有龜滿缸且就死欲活之乎予曰諾翼日閔子具舟約范子調元傅子學洲與予同載復往邀尤子士莪不果來遂出城泊徐公橋下買市中龜得千餘頭鰍鱔之屬倍是過覘渡橋悉縱之水中折而東稍北入瓦屑涇泊舟至一小庵旁有陳公祠陳公者滄洲先生也土人爲言陳公之爲蘇州知府也初莅任夢入一郵居人皆哀號求救覺而識之偶微行出郭外適至是郵時郵中五百家悉病瘟路無行

者陳公悟所夢卽爲治辟瘟丹歷郡中徧授之家給米三斗于是瘟者皆立起感公之德肖公像而祀之春秋報賽如社稷禮祠之南爲隄遂沿隄至永福橋度橋工旣而登舟子語諸子曰陳公一夢所感而活者五百家吾儕所處下功之所及誠不如陳公乃其心則烏能已也一人之心不能已卽一人爲一陳公可也人人各有不能已之心則合人人爲一陳公亦可也然則今日之舉吾儕卽欲自異于陳公得乎諸子皆曰善于時縱棹出朝天湖白雲蒼茫水日吞吐已而眾鳥投林吾亦言歸羇鐙作引用諗同志

惜字會引

字者孳也言其相生無窮也相生無窮者天之心也人之道

也字之作以正德也以達情也以章往而察來也故夫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莫字若矣寳而惜之天之心也人之道也毀而棄之逆天心悖人道利之所不屬而害且隨之烏呼可不戒哉

文星閣重整放生會引

文星閣放生會肇自先曾祖南昀府君迄今數十年矣乾隆三十九年始闢放生池于南園木杏橋畜生魚爲獨盛而閣中別藩隙地養羊豕雞鶩之屬滿則送之雲棲頃四五年閒歲靡食料錢至六七十緡而與會者落落不過數人醫所入猶不能足則魚鳥之得蒙其利者少矣今擬重整前會糾司月十二人人持簿一本歲募人出錢三百六十十之得三

千六百爲一股積十二股得錢四十千有奇隨時買放生物有餘則以充食料闕則募它人爲代如是漸增倍蓰無算歲以二月三日通名于桂香殿冬盡則請僧誦經回向西方淨土俾施者受者作長壽因種菩提果但能盡壽爲期勤行匪懈其爲福德不可思議弟恐諸仁者偶發善心旋復退墮察其根原不無蔽障約舉大槩釐爲八條勿謂迂談幸垂聽覽

或謂性有五常道兼萬善惟茲濡沫之恩豈合含宏之量不知五常之德惟仁最先萬善之門惟愛斯溥舍一牛信可保民放一麑果堪託國愛我生而及彼生斯爲絜矩止我殺以救人殺是謂推恩積簣終必成山涓流何難到海

或謂自親及民自民及物等差既別緩急宜分不知禍莫慘

于危亡施莫先于觳觫卽今耕鑿之民久離于湯火自昔刀兵之劫孰慘于庖廚向涸轍而驚心忍吝一杯之水過屠門而大嚼誰聞半夜之聲

或謂天生飛走本以養人物實蠢頑放之何益不知天惟普覆人畜齊觀物盡貪生自它一體如謂以肉養人不妄要生蔬穀將欲貴人賤畜柰何自比豺狼苟仁術之未充亦兩閒之棄物不知責己莫妄窺天

或謂易尚大烹禮崇特殺旣釣弋之弗廢寧魚鳥之堪憐不知樂奏九成虞廷有率舞之瑞網開三面商書垂咸若之文惟量擴于靡遺斯澤流于罔外所以賜生必畜依然疏水之風拱雉有心邈矣山梁之作儆殺機之未盡何大德之能充

或謂一方之內一日之間所殺甚多所放甚少以此準彼曷能相救不知大旱之年一渠之水亦可活數畝之田大寒之日一領之裘亦可甦一人之命始以生而護殺繼轉殺以全生但使願力堅牢淩定諸魔退轍

或謂居常食肉此日放生一暴十寒于事何補不知右手扶人左手扶人扶者之恩稍可抵夫扶者之毒千日誦佛一日念佛誦者之辠猶可消于念者之誠但生機之勃發即天理之昭彰惟當舍舊以圖新豈可順流而不反

或謂檻籠甫脫而弋伺于林網罟乍離而餌垂于岸直進退之無門雖慈悲其曷濟不知臨淩之凶但願緩須臾之死再生之賜亦已游覆載之寬殺者自殺固定業之難逃生者自

生庶此心之克肅

或謂惻隱所萌祇由作見生滅既盡乃契眞如何容著相而求覺識無為之道不知作見之心本來常住惟常住故不緣對境而昏眞如之法不舍有為惟有為故不墮偏空之執苟定作無為之解亦何殊著相之愚斯邪遁之所歸必破除而毋惑

題南濠放生會冊

唯天大生唯聖好生生生不已天人合幷殺機乍發平地火阬鑊烹鼎薦血肉縱横洪鈞一氣何怨何爭舌根作怪只為杯羹昔人有戒見殺聞聲不聞不見莫昧本明本明不昧生理流行雲游川泳日邁月征師僑之惠池魚既盈師孔之畜

寢訛弗驚胥江日暖萬象光昌我生物生同享太平

跋尾一

書鄧自軒先生集後

予往在京師得交于瑞金羅臺山臺山道鄧自軒先生之爲人私心識之不忘既而臺山自瑞金來蘇州出先生文集示予曰子能知先生讀先生書其可以無言予讀先生書誠服之欲出一語以贊先生而不得也八月既望後獨宿小園中夜起立倚檻于時白雲在天明月在水清風在簷寒香在樹遂誦先生詩曰處處桃原處處津不知誰是武陵人從今懶向源郎問鎭日窗前臉聽頻盞從容乎樂也遨翼日書之先生集後以復于臺山

書朱二崖集後

予讀二崖書觀其處父子兄弟朋友之交烝烝然油油然切切然其天性有如是者矣其見人之善也若在其身而必欲成之也其見人之不善也若在其身而必欲去之也推二崖之志殆將成己之善以施諸家成家之善以施諸國與天下其感而應焉者時有之矣顧曾不得大取效以歿惜哉予少時竊嘗志二崖之志十餘年來日以善蘄諸人人之應之者落落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予不敢薄視天下人奈何而不自反也而二崖其不可及也已

書顧書白泰誓論後

聖人之心直心也聖人之道直道也直心故無好無惡以天

下之好惡為好惡直道故無是無非以萬世之是非為是非聖人之于春秋也以存萬世之是非也其于詩書也以明天下之好惡也詩以道情性好賢而惡不肖者情性之大公故周之興也以關雎其亡也以節南山書以道政事用賢而去不肖者政事之首務故堯舉舜而天下平舜放四凶而天下服三代之衰卹此義者或寡而秦誓獨能深明乎賢不肖之狀而正用其好惡之情故夫子錄之于書其義則易之否泰姤夬備矣明乎易詩書之大恉者乃可與定春秋之是非無它直而已矣後之說經者如商鞅之治國如張湯之慮囚適以成一己之私爾其可通于天下萬世乎

書李誠齋行述後

紹升與李禹定交習聞其尊公誠齋先生修身積善可師法嘗一見先生挹其容退而心識之先生沒得行述讀之視昔所聞加詳焉先生嘗言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已而曰弟言人負我我已負人矣善哉言乎足以敎厚矣予往者與世游動輒見人之不善由今思之人固無有不善者見人之不善者吾有不自見者也恨不早聞先生言于是乎書

題任生文田詩卷

任生文田淡恬寡嗜欲好養生家言好治古經說好爲詩從予游且十餘年矣予時時與之言古先聖賢治心之方導之以默成之指其于詩固未暇及也客歲冬杪生來謁予出一卷詩相質中間意到之作往往造王韋門庭其性情之際有

適相契者非獨虎賁之似而已因爲略加汰別存其完好者若干首東坡先生云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𠌶開此則予之所欲進于生者又不在區區章句閒也

書雙節堂贈言後

予友羅子臺山數爲予言蕭山汪子煥曾之爲人汪子早喪父有二母者王氏徐氏能自厲節成汪子之名汪子思所以報二母亦將揚二母之名俾天下萬世無不知有二母之節也于是有雙節堂贈言之集噫汪子之志則勤矣顧吾聞之大孝尊親尊之云者謂尊其親之名乎抑不僅以其名乎名者風力所鼓生謝無嘗不可恃也君子之致于其親則有其實矣實者何人之生也以道受命順而由之萬善以興戕而

成之萬感以寧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新新不已以基命凝道夫然故能成其身能成其身而後能成其親成之也者尊之也尊莫尊于道尊莫尊于命天無二命人無二道母子一體也古今一息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名邪實邪顧與汪子辨之

書教諭喬先生傳後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于古人之學與吾鄉陳先生和叔游以文章氣節相砥厲而陳先生于時方不悦于里黨倡浮言相訾謷至陷之縣獄廑而得免時寶應喬先生敬伯官吳教諭獨與陳先生過從甚密因陳先生以知予而予乃得與喬先生游喬先生爲道其平生蓋猶及見朱止泉顧昫滋諸先輩

皆相從問學復道其受業師王先生子中績學力行仕于朝進退以禮予因得次弟讀諸先生書而喬先生亦從予索觀先曾祖南畇府君書蘇府君之風甚篤自予入世以來所見士大夫求如喬先生之用心者何落落也已而喬先生去官歸而予往來南北道寶應非有急必過喬先生喬先生扶杖送予至河干款語久之乃别于時陳先生已下世予初過喬先生壁閒張陳先生所書東方未明之硯歌一幅再過則軸而藏之矣其于陳先生如此喬先生官吳時見諸生輒導以古人之學取舍進退一衡以義至老益好學四書一編不釋于手將卒前一夕猶與其子論易義如常時其爲人如此喬先生既歿且二年其子士宗至吳謁家君呈事狀請爲之傳

且以予嘗爲文贈喬先生俾書之于卷予前所爲文已不復省記乃論次往時所以交于喬先生者系之傳尾以復于士宗。

題止庵李先生望雲遺照後

予嘗受業于芸圃李夫子讀夫子所爲倚廬艸蓋在止庵先生棄養時作纏緜惻怛入人腑肺以是知夫子之孝也後三十餘年夫子復以止庵先生望雲圖見示讀前輩諸公題跋又以知止庵先生之孝也烏呼形端則景直原浚則流長豈非然哉望雲之指道之者詳矣予更有說焉雲之去來其無常者爾孰知夫雲來而有不與之俱來者乎孰知夫雲去而有不與之俱去者乎道莫先于知止矣得止而後有常不與

以心不遷于物淵淵爾浩浩爾猶何去來之足云通是說也雲無去來故親無去來親無去來故吾所以致孝于親者亦無去來一日如是百年如是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是之謂達孝質之夫子以爲然乎否也

書李氏家訓後

易家人傳曰言有物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是故觀其敎于家者而所以修于身者可知矣觀其筆之書者而所以存之心者可知矣陳萬年敎子〻讕聽者至頭觸屏風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豈不信哉遯菴先生著家訓一編多切于持躬處世之道而尤以學問爲兢兢是固子若孫宏世世服之無斁者芸圃夫子出以相示俾題數語以示後人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家之興替身之否臧念與不念而已矣讀者其省諸

仍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七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跋尾

書先尚書公集後

先尚書公所刻詩十六卷文八卷久行于世王光祿鳴盛品公詩以爲中聲所止曾進士仕驥偁　公碑版之作輒有明一代而與虞伯生埒其言俱不爽尺寸而黃常州永年則謂公身都通顯淡然若弗有其所存固不獨在區區文字閒亦各有見云爾也　公之詩文每喜人彈駁輒隨手刪改其相與商量去取者汪子縉羅子有高二人而已然當　公在時迄未有定本　公既即世而羅子已先逝汪子亦時時臥病

不肖苦由餘生重錄　公先後詩文屬王子芑孫評點一周頗有淘汰而汪子元亮覆勘詩卷詳審有加既兼收羣益復裁汲于衷合存一十八卷仍屬汪子稽總而敘之于今又十年矣僧舍掩關久拋文史塵封故篋蠹蝕是憂于是屬江生沅鳌正點畫付諸刻工始閼逢攝提格之秋八月閱明年冬十二月乃克終事焉祭義之言孝也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夫心志嗜欲之所醞與聲色之所流其久而不磨者孰有切于文字者乎讀　公書以窺其居略其在朝有羔羊委蛇之度焉其在鄉有賓筵溫恭之望焉其達之倫類施之金石有烝民懿德之好焉光風所被與物偕春雖邈不相屬之人猶足使流連慨慕于無盡而況親爲

其子者乎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不肖之懷則何能已矣遂著其校刊緣起于後云

書汪子三錄後

唐人詩云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予讀汪子三錄而悲之烏呼汪子已矣而其書具在鑿鑿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如蓡苓之可以去病由乎蕩平正直之涂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苟有得其意而見之行事者躋斯人于大同之世無難也烏呼世界無盡願輪無盡汪子未了之心其亦將有待乎然而未可知也傳其言以告天下萬世此吾黨之責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也于汪子何有哉

三錄初成最先屬予點勘予謂自周末以降二千五百年述

作相望其閒酌古鏡今繩切利病者代不乏人然淵原所自未有若是之淡且長者也三錄中下錄最完好上中二錄時有出入而繩郁中主張王伯竝用之說尤爲駁雜輒爲指其得失已而羅子臺山見之賞其獨到處得未曾有兼繩削其不合其準孟之一繩郁之二三四皆臺山所點竄也其餘閒有指摘未盡審定汪子旣歿予覆勘一過竊取臺山之意削其瑕纇補其罅隙最後張生觀瀾讀之作質疑三篇亦有所匡正量加采擇俾成完書豐城之劒拭以礜陰之土而其光倍發予之所以不負亡友者其不在此乎

書汪子二錄後

莊生有言逃空虛者聞足音跫然而喜矣旨不然哉往予求

友于天下最初得汪子大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迄于今葢三十年矣汪子善著書其書出入于儒佛及周秦諸子而二錄之作則一以儒爲宗自脩迄明諸老先生異同之指往往能啟其關鑰而通其隔閡儒所謂已見大意者與烏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如汪子者又曷可少哉後之覽者亦有繹其言通其意而以身究竟之者乎此汪子之心也書其尾以告之

又書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第一義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于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于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于物形而

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者量度之也（本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篇）卽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本則知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于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而誠舉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曰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耶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爲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

三代典章律算讖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為微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耶汪子平生論著其于本末之敘亦既瞭然矣獨是說狃于補傳不免彼此牴牾故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錄云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己即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它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則較補傳更切古本以知本為知至正是此意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跋

范文正公以天下為己任其出守嚴州乃首捌子陵祠作記以張之此種心眼類非功名之士所能及也所書伯夷頌心畫森然于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亦有曠世之感耶有

伯夷之清斯可語于伊尹之任非公孰足以幾此予與公後裔交十餘年間再獲展卷承屬題其後謹書數語還之

朱子與陸放翁手帖跋

予初見此卷于石唐橋李氏洎知非晦翁不能作其神明之際沖然粹然所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行墨間彷彿遇之遂屬一戚好宛轉購得寘之賞鑒家疑信參半其後于張少儀家見朱子與南軒手書于陸孟莊家見朱子論語顏淵集注稾本往往似魯公坐位帖與此三帖如一樹所生孿孿相肖不可以人力為持以示人而後疑者盡釋夫書其一埶耳然閱歷不深則雖所見灼然猶不足以其信此知言之功所貴充之以集義也

此卷舊題朱子與陸放翁札攷放翁仕高孝閒曾任樞密院編修其後出判諸府累遷江西常平提舉召還主管成都玉局觀朱子提舉浙東以淳熙八年十二月到官明年七月出按台州弟一帖所云力疾南去是也九月以爭唐仲友事改除江西提刑卽辭職去官而歸弟二帖所云以辠戾遠行迤邐南歸是也十月復有江東之命力辭且乞奉祠弟三帖所云再辭未有處分是也其時放翁適奉祠家居所云昨發會稽遂不詣違以時地校之題字不爲無稽但未得確證耳葉跋三公二字當是三山之訛鑑湖上有三山放翁遺宅在焉見山陰志謝跋以帖中歸來語在癸巳十二月與年譜不合乃是壬寅十二月爾卽宮觀之

詔亦是癸卯非癸巳也

楊鐵崖先生手書紀夢篇跋

鐵崖先生當易代之餘苦辭徵聘至以蹈海自誓不得已一至京師仍以白衣乞歸其大節皎然不僅風流翰墨烜燿一世而已其書疲逸通靈不染人間煙火氣所謂君身有僊骨者邪紀夢篇情事歷然洩非假託然海棠城主授記鐵崖十九年後當來受代而鐵崖年七十五而終卽紀夢之明年也臨化時撰全歸堂記畢曰九蕚伯潘君迎我擲筆而逝九蕚伯與海棠城主明是兩人意鐵崖先受九蕚之招十九年後乃當補海棠城主爾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天上人間其爲喬木也多矣直可信徧焉而非究竟地也欲求究竟地者

尚安取中途之樂乎哉

書有明諸大儒手帖目錄後

右諸先生手帖共十一首予自向學以後讀宋明諸先生講學書樂其道不獨論其世而已其于諸先生流傳翰墨零章斷句必多方搆取寶而藏之最初得白沙先生手詩二卷已而得聽翁先生書問一卷其自陽明先生下逮念庵荊川少湖南皋少墟涇陽景逸石齋諸先生積二十餘年悉意訪求始克合成此冊益其難也烏呼去諸先生之世且二三百年矣後生晚學尚得從朽蠹之餘稍窺見當年娓娓日新之業及與人款曲之誠而又于一波一磔間如見諸先生折旋俯仰中流自在之樂豈不幸哉爰為之目而識其緣起如此亦

使聞諸先生之風者知感而興也。

有明諸書家手帖跋

明初書家大都以松雪爲宗圓美有餘而風骨漸損成化宏治閒館閣諸公始能自出機杼不相蹈襲而西厓匏庵守谿爲傑出嘉靖以降支山思翁輩專門名家與宋元之能者相雄長所謂用功深而收名遠者非耶諸公手帖散落人閒眞僞錯出予旣涉歷有年頗知衡別擇其灼然可信者得若干首其次焉者以時之先後附之予亦有言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天下事未有無所執而可幾于成者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又非執之一言所能盡矣其于諸公以爲何如也

袁氏所藏王孟端墨竹卷跋

袁氏舊藏王孟端墨竹卷後系絕句二首贈袁先生文理續以楊文貞公送行詩其詩俱載袁氏譜中卷已久佚又慨別購得此卷屬錢少詹補錄孟端詩而以楊文貞作屬予書之袁先生以湘陰一典史見知于夏忠靖薦知遂安縣其治行載湘陰吳縣志中文貞詩鄭重期許其有以信之矣彼不自樹立泯泯然無聞于後者雖有賢子孫曷以永其無窮之慕哉

白沙先生手書跋

昔 曾大父家居時有婁東王氷清陷冤獄 曾大父為白其冤于大吏得釋王進百金為壽卻之乃更以白沙先生草書進 曾大父喜受之記之以詩再傳遂失去予讀先生詩

有云客來索我書顴秃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便神工又云東園集茅本西領燒松煙疾書澄心胷散滿天地間知先生作書尤善用茅筆也　曾大父詩盛稱先生書法之美予因知慕先生書而又頗憾不見先世所藏往來于心而不能置今獲此卷江門風月去人不遠察其起止盡用茅筆書然究不知視予先世所藏何如也

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康齋門下或以禪譏之然先生故不諱言禪雖起詩云無柰藝胥酣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鄉吏目云天厓放逐渾閑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曾中一部蓮經江雲浩浩江泠泠非誠好而樂之者何津津若是邪今觀此卷鐵關逃先生居母喪飯僧講經類

非世儒所樂聞者烏乎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予續得先生所書慈元廟碑石刻其結體與此卷絕類然過于勁直風韻頗減此則勁而婉直而和可以徵先生之養焉

跋王文成高忠憲手帖

右陽明王先生梁谿高先生手帖各三作合一卷王先生書如踞太山之頂挹東海之波醮墨于太虛空中擲筆于閶浮界外一戈一磔具出化工高先生書周規折矩中流自在往往得鍾太傅遺意其生平論學也亦然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去其王先生之謂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其高先生之謂與兩先生之所以異者如此然而王先生曰致良知高先生曰性善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而其要一由乎心悟兩先生之所以異而同者又如此不知兩先生之學者不可與論兩先生之書

昔我　高祖長寧公生平出入儒釋晚讀高先生遺書始一意歸儒作志矩齋讀書圖以見志　曾祖侍講公始從　長寧公受高先生之學旣而篤嗜王先生書有詩云性靜何妨解學儒眼明不用詆參禪乾坤許大能容我且向陽明古洞天又嘗得高先生手書程子四箴以冠讀書圖徧乞文于當世作者今斯圖尚存而四箴已不可見矣摩挲此卷彎原如故誰其偕我而問津者乎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不獨發陶公之喟已也

陽明先生詩卷跋

予嘗得陽明先生與諸用明手帖並在郎官時作自以學未成而歲月不待欲作歸隱計未幾遷南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是卷所錄詩在滁州及南都作時方游歷顯職而林壑之思終不能以暫釋何邪夫君子之學素其位而已出處奚擇焉然在孔門若閔氏漆雕氏往往逡巡吝且而不肯一試誠有以自審矣學者苟未至于不惑之地其于作止進退間殆不可不早計也鐵夫以是卷索題神鋒溝削與手帖絕類其意恉亦有相發者故推論之

跋陽明先生與徐曰仁手書

此陽明先生巡撫南贛時與徐曰仁書時南贛汀漳山賊大

熾剽掠四出無寧歲先生以正德十二年正月既望開府贛州設門牌選勁旅旬日間督兵進勦連破賊巢不三月奏捷逾年而大定此書之作正當軍書旁午中調遣方略具見端緒而慰存故舊訓勉子弟款款如平時可謂好整以暇矣明道有言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先生之謂乎它日與人書曰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夫苟不去心中賊而能知飲水曲肱之樂者未之有也此書不識先生文集陸君孟莊出以屬題爰推本先生之所存而申論之如此

跋李文正王文恪字卷

有明中葉諸宰輔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李文正王文恪二公

而已二公在武宗朝值劉瑾用事或去或不去人以是爲二公優劣其實不然文正親受孝宗顧命不一年劉謝諸老相繼被逐國是勢如人心恟懼賴有文正維持保護其間故諸老得安全無恙轉瞬雪消見晛公道復伸不然則鉤黨禍興不俟天啟之世矣福清去而楊左逮茶陵留而逆瑾誅誅瑾之謀發于楊一清楊嘗得辠李實救之賢者之繫于人國顧不重哉王之地望稍後于李既數與瑾忤度不能有所補救即卷而懷之斯固保身之哲也二公翰墨俱妙絕一時予先後得之聯爲一卷因附論其末

跋邵文莊公手書卷

二泉先生有言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迹先生生平梗

槩誠不愧斯言而其爲書乃酷肖顏魯公先生與魯公所遭不同其挺然自樹不爲權勢所撓求盡乎士夫之實者寧有異焉學魯公書者甚衆然能肖魯公者率鮮無它本之不立而求枝葉之榮不可得也此卷詩箋二幅游衍自在尺牘二幅尤磊落有奇氣其體脈俱自魯公出世間人欲學魯公書者亦求爲眞士夫而可矣

跋張東海草書千字文

莊子內外篇司馬氏史記從横開合變化無盡然其規矩天成不煩繩削一絲游衍首尾貫徹非心知其意者未易讀也藏眞草書分明得莊馬遺意語其神妙如千斛之舟乘風破浪倏忽萬里不可以人力與然而左之右之桅不離手柁者

何規矩之謂也求有合規矩而可語于神妙者也東海此卷奔放之中不失尺寸一氣所鼓出奇無窮斯眞具體藏眞者矣

跋荊川先生詩卷

荊川先生詩早歲學初唐中年以往屢倣寒山擊壤與人書曰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所云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見其眞面目此爲上乘文字今讀此卷天眞自然信所謂直寫胸臆者而其氣體又頗似王孟蓋嘗學寒山擊壤者正不在區區形貌閒也先生律身嚴苦兩度投簪耽閒味道蕭寂之懷多于吟詠中見之其書從章艸出往往從横馳驟不可控制而此卷折旋俯仰不失尺寸與其

詩相類尤可寶玩也

祝支山游僊詞卷跋

楊少師書神僊起居法正如光音天人初下生時飛行自在非食地肥者所能望其肩背也支山此卷翹首丹梯游神廣莫其手捥閒亦遂珊珊輕舉庶所謂精氣入而麤穢除者經言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此其證矣又況乎以無作妙力莊嚴佛土者哉

祝支山書豫說卷跋

朱子詩云昨夜谿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學道人到此地位方得自受用三昧予所心期焉而不能至者也支山書往往得此意思非所謂

進乎技者耶悶之灑然汗下

祝支山手書譙樓鼓聲記跋

祖士稚夜半聞雞鳴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此志士之心也杜子美宿龍門奉先寺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此道人之言也然士稚擊楫渡江銳意恢復功雖未竟卒死以忠誠爲不負初心者而子美流離患難老于幕府耒陽一宿卒以酒肉隕其生是其所謂深省者俄頃之間且與鐘聲而俱盡矣支山此記歷敘孤臣孽子勞人思婦之情惟以狀鼓聲之悽慼而已其亦有如士稚之聞而起舞者乎其亦有如子美之聞而深省者乎則固未之及也夫徒有是心而不克充其所至猶不免爲涂巷之人而況乎其邈不相涉者哉烏呼

此支山之所由僅以書傳也

袁氏所藏祝支山懷雪記手卷跋

支山爲袁先生臣用撰懷雪記推其皭然不滓之操不特希風遠祖且以孔門顏原諸子期之其立言亦不苟矣予則謂雪之用也達羣萌滋瑞麥消瘴癘釀春陽其有功于斯人甚鉅然而來無所從去無所適起滅于太虛空中杳然莫測其終始豈非所謂神妙萬物者與通是道也顏原之高標邵公之清節令人凜然肅然要其在太虛空中曾不能以一瞚是則有懷不若無懷無懷而後能出入于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中而不改其疏水曲肱之樂雖然詩亦有之予懷明德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是則古之善用

其懷者亦未始非聖人所樂與也袁先生其知之矣此卷爲
先生裔孫啟蕃從杭人贖歸者啟蕃歿令弟又愷因　先尚
書公跋中有屬其勒石之語將爲兄了未竟之緒屬予書其
顛末予因推廣支山之指爲之跋

袁氏家書跋

宋康節先生詩云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而棱
山陸先生作居家制用上下篇論治生之道綦詳然則儒者
之學所以自理其身家者蓋亦有術矣豈必裋褐不完室人
交謫乃爲高尚哉予觀袁氏胥臺僉事與令子吳門副使往
復家書慨然想見古者無逸豳風之意豈其進退綽然沒世
而食其德者且未有已也書中述當時米價或三錢或四錢

至七錢不等。蓋計石論之如此。其在于今且四五倍不止矣。穀貴傷民而謀生之路益艱。有斯人之憂者。將何以圖其後乎。

徐文長字卷跋

昔人謂文長書胚胎米氏。然予觀其桀驁之氣。殆未肎低頭海岳者。陳同甫所云。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胷。此卷蓋庶幾焉。惜其學道不終。病狂以死。嘗自謂讀首楞嚴有得。楞嚴不云乎。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吾不知文長所得視此何如也。

徐文長畫卷跋

天池山人寫生。如海蜃噓氣。象樓臺。如麻姑擲米。隨地即成

丹砂不思議中天然涌現初非人力所能到識者賞諸

東林諸公手帖跋

程子有言東漢氣節一變可以至道夫人情莫切于生死至生死不足以動其心其于至道也何有象山先生曰者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學道人不具此志骨則于利害得喪之交且惘然無主求其任重而致遠也。豈不難哉然志骨具矣苟徒以氣節自畫。不復知達天一路則亦終為半涂之廢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其不謂此乎。予錄東林諸公帖其鄉馮顧高四先生已入別冊趙楊以降復類而敘之得若干首由其所言以窺其所造視東漢諸賢誠可無愧。要以程子之說推之則一變至道。特反覆手爾。法界無邊願輪無盡。

吾固知諸公不以所已能者自畫也

五君子遺墨跋

右冊爲楊忠烈魏忠節繆文貞周忠毅周忠介書乾隆三十七年春二月望有以此冊見示者予售而得之冊舊爲商邱宋公犖所集名六忠冊其弟二幅有詩三首無款識又失紙尾筆墨亦草草旁標副都御史左忠毅公未敢信其然也遂割去之其它無可疑者因改名五君子冊後有蒲人彭鵬奮斯跋跋言商邱先生撫吳時于古先正寸紙隻字羅而得之珍若拱璧所以顯忠遂良廉頑立懦者寓此矣先生言客有以宋時某某行書請售者吾愛其字而心薄其人遂舍之古今男子脊梁不自豎縱手挽飛鴻舞鶴其技與雕蟲等耳奮

斯之言如此烏呼豈不然哉然予竊怪御斯初官科道時伉直敢言事後為廣東巡撫耄矣乃以贓貨聞事見鈕玉樵觚賸以彼其人亦安能無愧于所言邪予既病其人且其書亦劣遂削其跋俟吾黨數君子作為詩歌以嘉歎之斯五君子之志也

跋楊忠烈遺札

予早歲志慕東林諸君子既讀其遺書復訪求其生平翰簡先後得周忠介文文肅魏忠節繆文貞周忠毅諸公手札而楊忠烈札先後兩得之其一論楊熊獄事其一為有司薦德行之士及節孝婦當褒章者予自得公手蹟益以想見公行事觀其筆墨之性廉直靜正冲然有餘頃之有自虞山來者以此卷見示其字體與予所藏同反覆觀不猒烏呼百年一

息爾人之所以死而不亡者果安在哉。覽斯卷者其亦有聞東林之風而興起者乎。

周忠介公墨蹟跋

予年二十時以志節自厲讀周忠介公年譜及盡餘集輒忼慨感激恨不獲生公之時與公接茵席共宴談引我于青霄白日之中而貺我以崑玉秋霜之潔也既讀公遺書竊欲見公遺墨久之或以東林五君子字冊見售五君子者楊忠烈繆文貞魏忠節周忠毅其一則公也然短幅數行不足以見公大槩其後又得公與文文肅往來書一冊則自其居京師掌文選及被逮至途中後先情事一一吐露其前三書有如置身萬仞峯頭吐納雷霆叱咤風雨聞者莫不膽戰而魂驚。

被逮後諸書則又如處危波急浪中穩坐蓬窗嘯歌自得噫公之所褒何如哉予與公既累世有通家好常欲訪公後裔道平昔傾慕之誠潘子森千與周氏爲昏媾偶見此冊勸予以歸周氏予案被逮後諸書已盡登石刻意不忍割其前三書亦刻入夷餘集顧頗有節損因別爲一冊先以歸之其餘姑俟之異日爲之跋以見區區所以傾慕公者如此亦願周氏子孫世世保之無失也

朱德升告周忠介公文跋

昔周忠介公以闖禍被逮坐贓三千金其友朱君完天從之京師奔走吳橋定興乞貸諸公閒費如數輸金得不死已而金頗集而公遽瘐死獄中矣予讀北行日譜輒愀然變容以

謂公孤忠介節至死不渝固已自靖于人臣之義乃其至性激發周旋患難屹然樹交道之坊若朱君者亦當日一人而已頃復從公後嗣得讀朱君德升告公文一卷肝腸如雪血淚淋漓非生死之交不及此烏呼不知其人視其友非公亦何以得此于二君哉日譜言開讀之變閹黨欲羅織吾鄉士大夫以德升尤與公密指爲渠魁將興起大獄賴徐公念陽言之而止然則朱君之不以身殉公者幾希矣觀于斯文益信子高兩朱君之義惜史志所載時有闕略故合而論之如此德升名陛宣吳縣人與忠介同學又同年舉于鄉居父喪以毀卒私謚曰孝介完天名祖文縣學生

周子佩先生血疏跋

予讀周忠介公畫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更其被逮後與人書唯以冤親平等自釋此豈激于一朝之忿者所能幾哉既觀此册費隱老人題字及公孫靖所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于老人實有支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昔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乃至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于種種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即作梵册觀可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罷楞嚴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册披覽載周謹書其後如此

八日 山非

二林居集卷八終